

清儒學案

卷



貳玖

清儒學案卷六十三

天津徐世昌

雙池學案

雙池居貧守約力任斯道之傳其爲學涵泳六經博通禮樂不廢攷據而要以義理爲折衷恪守朱子家法與江氏慎修學派同中有異慎修因東原爲之後先疏附及身大顯雙池遺書經百餘年始得刊行學術顯晦固有其時歟述雙池學案

汪先生紱

汪紱初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又號敬堂婺源人幼稟母教四書五經八歲悉成誦比弱冠侍母疾執爨調藥者累年母歿走金陵泣勸父歸父叱之去乃流轉至閩中爲童子師授學浦城從

者日進聞父喪一慟幾絕奔赴營葬而返合衣冠於母墓焉先生自少時已著書十餘萬言三十後取所爲詩文盡焚之益肆力學問年五十一強從族人弟子之請始應督學試補縣學生員三應鄉試不第乾隆二十四年卒年六十有八平生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旁及天文地輿樂律術數兵法無不究暢其爲易經詮義也以明初傳義並行割朱以附程其後專行朱義而襲用程本蓋兩失之故從朱子本義分別經翼程傳之精粹朱子未及收者則慎擇以附於後本義有未安者則稍爲辨析焉其爲書經詮義也以爲二典三謨九疇洪範伊周微言多與大易中庸相表裏故就蔡傳而益發明義理以究聖人之事而得其用心此二書皆初稿久成晚年重訂者其於禮也取雲莊集說以爲平易純正然病其雜引他

說不爲折衷乃蒐輯紹聞裁擇而刪定之又以儀禮所存爲朱子家禮之所省者商榷而增益之以見扶世立教之意其於春秋也每謂此經難治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故斟酌四傳而去取之不爲深曲亦不泥一字褒貶之說其於律呂推究尤精嘗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乃經生家紙上空談未嘗親執其器工絲竹者徒守其器又不能察其所以然夫理寓於聲而律顯於器器以成聲以合律則器數又不容以不考因合樂記及律呂新書而疏通其意更上採周禮考工先儒注疏及論樂者爲樂經律呂通解又與江慎修書往覆辨論慎修固不主截管候氣之法而於先生律厯同理之論亦深韙其言其深造自得者則在理學逢源一書內篇明體外篇達用蓋爲之二十餘年而後成也所著書有易經詮義十四卷首一卷易經如話十二卷首

一卷詩經詮義十二卷首一卷末二卷禮記章句十卷禮記或問八卷六禮或問十二卷末一卷參讀禮志疑二卷樂經或問三卷春秋集傳十六卷孝經章句一卷孝經或問一卷四書詮義三十八卷理學逢源十二卷儒先晤語二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二卷讀困知記三卷讀問學錄一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三卷山海經存八卷戊笈談兵九卷醫林纂要探源十卷立雪齋琴譜二卷策略六卷大風集四卷別行者樂經律呂通解五卷物詮八卷詩韻析六卷詩文集各六卷

參余元遴撰行狀

朱筠撰墓表
雙池先生年譜

周易詮義初稟序

易言時中之道聖人所爲寡過之書在天涵理而著象在物成象而寓理故上聖得理而顯象其次因象而觀理其次乃卽事

以求理得理而顯象聖人之作易也因象而觀理學易之方也
卽事以求理卜筮之用也理備於未始有事之先故君子居則
觀其象而玩其辭用顯於事至物交之幾故君子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學易之道如此而已秦火之烈易以卜筮得存漢儒
類以易爲卜筮之書而不求其本原之有在故京焦流爲術數
流爲術數而易之體亡矣漢魏之間王何始遺象數而專於言
理理非用不顯不顯於用則理或非理故王何入於虛無入於
虛無而易之用又以亡矣宋儒說易者多矣周子作太極圖說
易通程子作易傳理之純也邵子演先天圖數之備也朱子象
數宗邵子義理主周程於是體用備呈而義以不頗時中之道
明而人得寡過矣顧太極圖說見毀於象山程傳受詆於袁樞
邵圖見非於林栗當時異說之勢則已若此朱子專以卜筮釋

經又作啟蒙以翼經傳乃象占之說卦變之圖後世妄人猶或
紛紜異言以呶呶朱子謂之何哉竊謂易之原本乎天地易之
用則專卜筮自非上聖不能心與易合動與時行其次必因事
求理而後協於時中故古人重稽疑重稽疑者非憑之術數以
爲前知實使人因象觀理由是以得上天之訓而行事可以無
失乎中也執卜筮而忘理易晦并卜筮而廢之而易或幾乎熄
矣是則朱子之以卜筮釋經正朱子之功於是爲大也絛生朱
子之鄉承太傅清簡之家學有志於寡過而未之逮憶甫八齡
時戲折竹枝以排八卦先母見之曰八卦有斷有連汝所排皆
連畫妄也對曰兒以仰體爲陽俯體爲陰也先母曰是得其意
矣又嘗觀卦變圖曰此自下而上陰陽每交易一畫也父兄奇
之曰孺子他日其能神明於易乎無何家貧廢學遊食四方荏

萬四十餘年終身過中於易曾無一得矧敢出其說以質人謂
足以廁先儒之席歟顧自念幼嗜是書又重辜父兄之望邇乃
重復研求因繼詩書詮義彙成自書所得非敢謂足以發先聖
之所未發而闡紫陽宗風然信好殷懷或亦可因之以見志若
乃時下說經專供制藝而深焉者則又旁搜穿鑿以詆排朱子
爲事此則紱之所深羞而切惡者也其遑效之

禮記章句序

小戴四十九篇大抵純駁相雜蓋漢儒傳記之屬耳而自漢以
來並列學官莫之或易下及元明設科取士皆惟以戴記而周
禮儀禮不與焉眞矣然儀禮先聖之法而行禮者貴得聖人之
心無得於聖人之心則節文亦末焉已爾戴記雖不皆純而古
人遺意與夫先聖微言有傳之未失其眞者則皆有禮樂精義

所存是以由曲臺而大戴由大戴而小戴亦既愈汰愈嚴今大戴餘篇猶存而程朱自小戴表章學庸遂以紹千聖相傳之道統知小戴之獲列於經非無謂也況世遠言湮經殘禮廢而情深服古之儒志在踐履先王以求陶淑其身心以昭周孔之訓其因文而得意因略而得詳者舍是書其曷從也哉或曰小戴中亦惟學庸耳今旣撮出二篇則其餘未見尙於大戴者余曰不然學庸固醇乎其醇而餘若曲禮內則少儀則皆筋骸之範圍爲學者一言一動之所不可廢其喪禮大小諸記及冠昏祭鄉射燕諸義則又盡節目之詳繹前聖制作之意實羽翼儀禮而相需以並傳學樂二記馴雅深純無容訾毀由是言之則非大戴遺篇所可及明矣顧先儒之治小戴者鄭注旣祖識緯孔疏一於附會皇熊漫濫鮮有可觀是無論戴記之駁者愈遠愈

離卽其中之所謂純亦因之而盡駁宋儒程張雖時發精義而未嘗統爲折衷朱子旣看儀禮有序而欲因經附傳斯記庶幾就理未克成書以付黃勉齋然勉齋所手定又時似與朱子舊說稍殊要於二禮全書亦未遑詳爲梳櫛也外此則荆國旣多矯誣藍田未免束縛方氏附會爲多石梁批剝過當餘若輔氏饒氏應氏吳氏之徒各有發明而劉氏時多粹語陳氏考據詳慎時爲特出者歟獨是制科戴記取士於是士雖名爲習禮徒矜羔鴈先資遂至武林之集解凡遇喪禮皆盡行刪闕是宜乎雲莊之浩然興歎也草廬多所紛更果於自用雖今人有崇事其說於鄙意則未敢愜焉要以平易純正寧取雲莊爲最但陳注或雜引他說不爲折衷或隨手摭援不順文義而其閒擇之未精語之未詳者亦所時見紱每讀之而有不能釋然於心者

常欲更爲蒐剔以示來茲而又以質本愚蒙觀覽不廣誠恐適滋固陋之譏是以更欲需之歲月迺吾徒有請者曰必求觀覽之廣則畢世其何窮也聖賢祇有此心當於理焉合矣予旣領之因卽雲莊舊注略復蒐輯紹聞更參鄙見斟酌去取別其章句手錄成書雖所取用不過數家深慙孤陋然前聖作述之心及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二戴相傳說禮之意與夫學禮者身心之範或亦其有得焉以無戾於先儒也乎若乃因經附傳而合斯記於儀禮則竊有志也而姑待焉亦以小戴爲今日習禮專經故莫若詳於是焉以斯爲儀禮之筏也篇次悉因舊本毋若應刪吳裂至其所以去取之故是非之辨有非章句所能悉載者則又竊附朱子四書之例別著或問一編以盡其說世有取此書而閱之者或亦可以爲儀禮之階而資風教之一助更

取或問而閱之其亦可以知紱之心矣

六禮或問序

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而制作之緒維周獨隆是故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況後世之言禮者又舍周而奚尙哉宗伯五禮之職遠矣顧終遭秦火強半無傳而軍賓諸禮修之廟堂非士庶所得而與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則以冠昏喪祭猶切乎人民日用之常士君子所當執持而不容斯須或越者也今禮之全書雖不可見而幸儀禮數篇猶摭拾於燼未得覩先王遺意迺世遠時殊而宮室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或已不宜於世惟我文公朱子特起於宋哀禮教之式微病繁文之寡當獨任世教斟酌羣書祖述儀禮參以司馬書儀折衷古今之權以成家禮一書雖未能得君行政以躋天下於

三代之隆而使後世之人猶知有古禮之大閑俾武周微言不致泯湮高閣是則朱子之功蓋不在周公孔子下也但宋之世已異於周而今之世又異於宋閭巷愚氓旣懵然不知禮爲何事而一二學古之士或知禮之當執者又不探其本而循循於度數之末是以演繹儀節言人人殊是朱子之所病者今又甚焉紱竊以爲禮之爲學宰制羣動涵毓性情旣當執持其文猶當深察其意陳其儀而不知其意一祝史之事耳周旋度數胥何當哉用敢取朱子之書參之儀禮合宋明諸儒所論異同之不一者設爲問答以明禮意期於揖讓周旋之末而得先王立教之心庶閱此者得以知禮教之本而曉然於禮之所以不可不循抑朱子家禮一書實于禮樂廢棄之餘故每從簡便以誘人之易從而故老之傳多謂此書未成爲人竊去故儀節圖書

實多未得改正之說觀深衣一章而可見矣是以朱子病革之日門人問以身後喪禮宜用家禮否而朱子以爲太簡此又可證家禮之從省便爲誘人以易行而非禮之郅隆者也後之君子苟能由家禮而進之以備夫儀禮之制焉寧謂非朱子之所深望乎紱是以不避僭踰於凡家禮之所省而儀禮所存者輒爲斟酌而增益之非敢謂朱子之書尙未爲盡善盡美要亦微窺朱子之志而欲探乎禮教之全夫家禮已從簡便誘人易行而今人猶或莫之肯行況加詳焉不益加人以望洋而阻之心哉然紱之爲是書究未敢冀天下之必行亦不過剖析先王及朱子深意欲與二三子時爲講貫且師其意以修之於家而傳之後人俾日用知所持循而得免爲閭巷之子斯世有閱之者將以僭踰罪焉所不暇顧耳因自明己意以弁於首

春秋集傳序

清儒學案卷之十三

七

春秋魯史也聖人修之而孟子謂之曰作誠以大義微辭聖人所獨斷而非徒記載之文也然謂魯史舊文而斟酌其是非以垂後世之法聖人然也謂逐句逐字而改易增損之以某字爲褒某字爲貶使後世之人多方以求合而莫測其意之所存聖人當不盡然也竊謂魯史舊文亦非漫無矩矱其閒如內不書弑公出書孫之類皆舊史遺法與晉乘楚書各異是爲周公之典故韓起來聘見魯易象春秋而曰周禮盡在魯矣第二百四十年之閒史不一手文有煩簡得失之殊於是仲尼修之以復周公之舊其有特筆斷自聖心則如春正書王河陽書狩桓正不王定元無正稷成宋亂澶淵宋災故之類是爲直著譏貶大義昭然無勞曲說也其餘則不過屬辭比事是非功罪按事可

考而勸懲已寓乎其中但於今舊史不存無從考據而知其何者爲孔子之所筆削矣惟左氏記事詳明故讀經必以左氏爲案公穀二氏所述之事見聞異辭難足據矣然左氏所斷之辭所發之例實多於理背謬確有不可從者公穀辭義甚辨而各以其意揣度聖心則得之者半失之者亦已過半矣迄漢唐宋諸儒迺各事其所事或援此以擊彼或合異以爲同朱子謂聖人心事正大光明必不如注疏家之穿鑿蘇氏謂諸儒說春秋多似舞文之獄吏不有然哉程叔子傳胡氏多宗用之胡傳大義炳朗辭氣昌明遠駕漢唐諸儒之上而三傳得所折衷矣然立義時或迂疏而辭旨每多煩複如元年而責以體元之義周正而冠以夏令之時齊桓首創霸業多爲曲護之詞魯桓兩闕秋冬何與誅賞之柄衛伐無虧豈真忘德魯珍季子未必能賢

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書法不太曲乎責晉厲之不君於樂書無貶辭何辭不達意也是亦以胸有成見加之附會而逐字求深過泥之故失之故朱子於胡傳有不滿焉迄迺大全所載宋元諸儒議論亦多可補胡氏之闕而要之各出意見得失相參在鄙意常思有所折衷而未敢率爾珥筆也然存心亦有年矣今功令一遵胡氏治春秋者迺記取冠冕數題略撮胡左大旨持以應試雖經文且未曾徧讀況胡傳乎夫經降而從傳傳降而爲時文時文又降而爲勦襲尙詡然以經生自鳴乎予甚憫焉謂欲以發明經意自當求之於經通經以傳爲階自當博綜於傳傳之立義各殊自當折衷於一一無可執斷之以理理無常是衡之以中中無定體參之以時時有不同案之於事聖人之道時中而已隨事順理因時處宜春秋筆削不以是